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重訂春秋穀梁經傳古義疏卷十一

井研廖　平學
[illegible]宋澤補疏

哀公　定哀世無伯與隱桓同傳曰立乎定哀以指隱桓是也由制薔用八伯舊制一岳兩伯荊為岳揚為牧南方二州也晉為岳齊為牧北方二州也公羊黃池之會為兩伯之辭用尚書大傳一岳貢兩伯之制齊楚有從國晉吳無從國黃池之會二無從國之伯矣　疏　魯世家定公卒子蔣立是為哀公

元年　疏　年表周敬王二十六年晉定公十八年齊景公五十四年宋景公二十三年陳閔公八年衛靈公四十一年蔡昭侯二十五年鄭聲公九年曹伯陽八年杞僖公十二年秦惠公七年楚昭王二十二年吳夫差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楚為南岳統諸國與吳相爭齊一匡天下晉楚分伯統四州至此兩伯典

一國統一州而已定哀之世楚猶有從國陳許從從新城同盟後
不見于中國盟會從楚也隨序陳下以名相從許滅復見者復
立之圖蔡年表楚率蔡從吳也【疏】諸侯圍蔡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劉子說天意汲汲于用聖人逐三家故使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
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公正月事也傳曰待正月然後言牲
不寤身奔于越此其效也【疏】之變是也不言正月者從成七年
可知

夏四月辛巳郊不言用者可郊也春秋用夏正故四月五月郊不譏六月得譏者六月建巳夏正巳屬夏非春
故不得
郊也

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据言牛傷與郊時同見餘事獨見一義故曰該也於變之中

又有言焉改卜牛爲變再記郊時非僅改牛故曰又有言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

不敬也成七年傳有此文以志變也郊牛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

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禮郊特牲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牛不死知覺早也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故書以譏之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据三月以前郊不志夏四月郊不時也据志四月夏五月郊不時也据定十五年志郊五月夏之始可以承春据四月五月不言用以其在夏正曆春春秋行夏之時故田獵祭禮用夏正不譏也以秋之末九月秋末承春之始郊當在孟春蓋不可矣据成十七年九月言用郊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成十七年傳有此文郊三卜禮也据三卜得時不志文見襄七年三卜傳四卜非禮也据四卜志文見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傳五卜強也据加於四卜文見成十年傳卜免牲者僖三十一年乃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傳曰不免則安置之繫而待是也牛傷不言傷之者据三言鼠食傷自牛作也不言食之

傷由自作故其辭緩據宣三年郊牛之口傷傳之口緩辭也是也全曰牲據免牲因卜郊不吉牛不
傷曰牲傷曰牛據成七年定十五年言食角言免牛未牲曰牛據元年改卜牛是未牲曰牛其
牛一也據牛死皆傷者傷牛未牲皆曰牛其所以為牛者異有未牲已傷之異有變
而不郊故卜免牛也據鼷鼠食牛食乃免牛言免牛則不郊可知成七年傳曰免牲不曰不郊免牛
亦然是也已牛矣已牛謂已牲災傷者其尚卜免之何也據已傷之牛不可以郊怪復卜免之
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禮與其亡也寧有
禮取于文飾不得直情徑行君子以為文喪葬廟祭之禮皆如此嘗置之上帝矣牛傷是天不享此牛
不敢專行禮猶卜之所以恭順天道故卜而後免之免牲之禮見成七年嘗置之滌宮之名為上帝牲矣雖
已災猶不敢擅也必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祭義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
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經不言卜免牛

者不吉皆不言免故詳其禮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上甲六月初甲也周六月建巳陰生之月與十二月相對）然後左右之（左右謂選牲詩云左右流之）子之所言者（以上皆弟子問而師答之傳多不詳問辭）牲之變也（据上言牲變解經牛災之事而已）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弟子未解九月用郊之義）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用六月告天始選牲）十月上甲始繫牲（俟四月乃告繫牲）十一月（戌月）十二月（亥月）牲雖有變不道也（据經不志十一月十二月牛災牲子此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故不志）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据言牛災皆在正月）此乃所以該郊（此並解郊時故曰該）（郊非但明牛災也）郊享道也貴其時（在春三月四月以後譏不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据正月猶復言牛災二月以後不言者小不備可以郊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子爲孔子經無三月卜郊文）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据子丑寅）

三月得正不志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但言上下辛中辛不用也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傳曰三月時也三卜禮也故以三月三卜爲正如不從則不郊矣傳曰夏四月不時四卜郊非禮是也

秋齊侯衞侯伐晉晉主諸侯無言伐晉者此明言伐晉晉弱而齊强失在晉臣自封殖無志諸侯也疏田敬仲世家范中行氏反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于齊田乞欲爲亂樹黨于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氏數有德于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邾來奔喪伐之罪惡不待貶絕此獨見仲卿下三卿並出以此爲之倡也疏哀世多記大夫伐國自廣其封戰國之先兆也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內帥師將或二或四無言三者此言三卿何一見例也次國三軍一軍居守二子從君而出故見二卿者二將也四卿者將佐重言也此目三卿者言三軍並出公獨居守之辭也且以明三家正卿次卿下卿之制也以次序言則仲為長叔次之季又次之魯卿則季為上叔次之仲又次因三公子之功罪為定也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仲孫為司空一見以明之內大夫七伐邾不月此月者惡三大夫專兵取地也疏左傳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略以鄰沂之田而受盟

取漷東田漷東據言取田自漷水未盡也言東有西知未盡襄時取邾田自漷水未盡及沂西田沂西據漷東知沂西未盡也言西有東知未盡疏上大夫全見爭田而出各有所取不惟小國直書其事而惡見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魯所取邑句繹從繹得名

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據三大夫同取地當同盟各盟其得也據不言季孫如季孫

未取之辭使同取當不再出大【疏】季孫主國未有不得地以
夫名氏出者如季孫不得地也三卿同出取地以自益恥
辱深不可以爲國故伐言三卿盟言二卿去季以殺
恥若季孫爲政獨能以正自持者然所以爲内諱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劉子說靈公葬蒯聵之子輒立是爲出公【疏】衛世家四十二年春靈公遊于郊令子郢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之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于是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

滕子來朝

滕薛卒正之下等薛尤畧故襄以下不記事不言朝但因大國事及之滕此言朝明待之貴于薛左以此朝爲公立【疏】經春秋世滕凡四朝隱十一年文十二年襄六年哀初來朝二年六事皆時春秋内六卒正曹莒邾滕薛杞首曹殷杞皆記朝明上下尊卑一也莒薛不言朝莒夷子薛卒正伯間于杞其間不言朝無所疑也邾滕二子言朝起冥稱伯者同尊卑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凡言納皆伯辭春秋初不以臣納君昭以下齊晉各一見

鄭納君者三世異辭明政在大夫亦以譏納之者晉納世子是猶從伯辭也不敘從國者升齊以抑晉也【疏】衛世家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十餘人衰經歸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

納者据捷菑言納內弗受非正此稱世子是正

內弗受也春秋義不許聵入故以納言之非美惡不嫌同

辭【疏】鄭君說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

帥師而後納者据捷菑不言帥師

有伐也据納糾言帥師知有伐【疏】言帥師起內亦以兵拒守不惟不許入並得以師拒之之辭

何用弗受也据元卒世子宜立輒不當以子拒父不可以納言

以輒不受也輒受命于祖已立得拒之春秋以受命爲重靈公已出聵則輒不得以私受聵入國承靈公之祀也

以輒不受父之命以聵早出奔輒非受父命而立

受之王父也爲有王父之命也聵得罪靈公出奔靈命絕之更立輒父與王父命兩有命不能兼從則義當不受父命受王父命

信父而辭王父如輒當靈公命立時辭以父在既立聵入辟位而去如伯夷叔齊故事

則是不尊

王父也春秋爲萬世立法因人之所或爲之立義以明之因瞶輒事以示大義子從父命孝也親亾在外棄位以逃之亦孝也事果如此其義易明惟有父又有王父命從違兩有傷春秋決正其義以爲不能從父而逆祖以父亦祖之子也子順王父則父爲孝子逆王父則父亦爲逆子故義不兩全惟棄父命爲正蓋瞶得罪出奔已絕于父輒受王父命而立是受王命也如瞶來而讓國反之是死王父之命崇聞門之私恩棄朝廷之正義爲大惡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故拒邪命絕小惠明受之正以拒父許之也

疏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子不可以父命辭王父命許拒左氏以爲子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按衛事與文姜事同左傳當亦同二傳異義所引乃師說但就拒父一節言之須知二傳亦以拒父爲惡特難在有王父命耳

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劉子云春秋拒蒯瞶不爲不孝絕文姜之屬不爲不親拒父絕母無人不知其傷天絕倫是爲大惡惟是父尊于母祖尊于父從母則害于父從父則害于祖事出兩難非聖人決正其義則說者萬不能發絕母拒父之議父尊于母兩有命則從父父與祖兩有命則從祖祖父與君兩有命則從君況君祖父所命爲正命父與母所命爲亂命乎後世說者不察但就拒父斥言其非不知事無兩全必有所

損若如所言傳者疏論語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又何爲有是說乎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按伯夷能守父命叔齊重天倫據伯夷之說則輒得拒違命之父使棄命讓之反使王父命不行于其子拒之尊王父之命于其子是父之行乎子也正以重父子之倫不然是陷其父于逆命孫不承祖子不受父兩失之矣叔齊重天倫而逃則以明輒不宜立立公子郢以事之則不忍父子之恩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鄭爲中國遊二伯不言戰此何言戰無伯之辭也皆名氏皆言帥師敵辭也疏鄭世家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于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師于鐵

冬十月葬衛靈公過時有蒯聵之禍疏春秋衛侯卒皆日內衛也十一君入葬朔不葬者失德絕之也鄭不葬殺叔武失國也剽不葬者非實弒也繆公日葬背殯也襄公日者危靈也衛葬五月唯一時二日爲變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外遷不書此書者明蔡爲徐州牧也州來在徐州蔡遷于州來是以蔡爲徐牧

之辭也徐在夷狄故蔡本中國不同盟不記災不言戎狄侵伐不言聘生稱叔葬稱侯不以中國禮待者遷之于外也【疏】蔡世家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于吴吴為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吴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地理志沛下蔡云故州來國為楚所滅後吴取之至夫差遷昭侯于此後四世為楚所滅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殺大夫皆稱國不稱人從楚畧之也【疏】據左傳殺公子駟後乃遷此遷在殺前者諱殺大夫以說于吴也

三年 年表衛出公輒元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以衛叙齊下者如晉失伯齊繼為伯之辭也蒯聵父子相爭齊晉一助父一助子天下分裂無伯之辭也【疏】隱桓鄭為伯春秋無伯歸權于天子莊信齊一匡宣成以下晉楚分伯定哀以下四伯爭強北而齊晉南則楚吴由一而二由二而四此升降之機

此衛事也 據戚不繫衛上有納戚文 其先國夏何也 據虞師晉師滅夏陽先虞此戚不繫衛邑

主兵宜首序■宋彭城主晉者繫宋故以伯主之此不繫衛當主衛乃見主客■二伯通主天下諸■之事皆得爲主傳言此者以定哀爲無伯之辭與二伯盛不同

子不■父也

于其入也則拒之于其■也則辟之可拒之入不得■之亦綴追之義子不得■故辟衛使齊主之

不繫戚於衛者

據宋彭城言宋

子不有父也

公羊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輒受命爲君統一■繫衛是子有衛也不繫使如■辭明輒但得拒之不得■之使父以戚自奉不得入■奉宗廟而已彼此互見其義論語所謂夫子不爲也■孔子世家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劉子說時諸侯皆信邪淫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乞弒君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劉子說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僖之宮乎以爲桓季氏之所出僖使季氏爲卿接災可日計

言及

據雉門及兩觀言及此因弟子問何以不言及而發

則祖有尊卑

據桓僖祖孫有尊卑之序嘗言

桓宮及僖宮災由我言之則一也公羊何以不言及敬也僖爲桓孫有尊卑自子孫言之則同爲遠祖

恩無差等如一故不言及公羊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

也何以不言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有所見則諱無所見

則書如立武宮是也

此以災見知後立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此取邾之邑也不繫邾者本鄅國也邾取鄅爲邑曰開陽魯取

而城之惡大夫亟伐邾取地自益此

再見季孫知前云不盟者非不取也疏啟陽開陽也班固云古鄅國

宋樂髡帥師伐曹因上樂大心之事曹乃卒正之首于內不見兵事而詳于宋以宋魯同在一州也疏

曹世家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謀欲亡曹曹叔

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

我亡爾聞公孫彊爲

政必去曹無離曹禍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季孫以後不復見此世大夫卒皆日者王法所始重錄內也疏斯意如子

諡桓子定五年立七見經子肥嗣爲大夫康子也卒子

哀二十七年康子之曾孫昭子強見檀弓均不見經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宣元年晉放大夫不稱人傳稱國以放放無罪也此稱人有罪也放吳者奔于吳也諱奔故言放 **疏** 獵從吳以自救諸大夫惡之畏罪而奔吳不能自强從夷遷國不許故以人討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秦伯卒皆時此獨日者記卒之終閔而日之起非眞夷也以上十年不記事 **疏** 秦世家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叔孫以後不復見不譏圍不待貶絕而罪惡見 **疏** 州仇不敢子卒不見經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劉子云盜殺蔡侯日食地震之應 **疏** 蔡世家二十八年昭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爲成侯成侯世家以弑者爲利左傳以爲公孫翩翩卽世家之賊利左傳文之錯殺翩亦與世家同然則盜者公孫翩也

稱盜據公孫翩弒當言氏名以弒君當言弒不當言殺不以上下道道也上下君臣之辭君當言其君下當言名氏此稱盜稱蔡侯非復君臣之道故云不以上下道之內其君據弒先擧國此蔡侯在弒下內蔡侯而外弒者據嘗弒氏姓先擧國明繫于國此言盜不繫于蔡是外弒者不以弒道道也據弒者下弒上之名以外人弒內非君臣也諸侯君其竟內竟外無上下之道故不言弒而言殺閽弒稱弒賊在內也此外弒者為外來非蔡所屬故言殺春秋有三盜詳見下傳微殺大夫謂之盜據盜殺衛侯之兄輒盜殺陳夏區夫殺者微故不繫氏姓窮諸盜此從微起義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據盜竊寶玉大弓陽虎陪臣不書此因其行事而加盜有盜賊之行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

疏一說利即世家之賊利謂之盜其臣為楚所唆弒君以取利故言盜以起之吳救蔡以入楚雖有憂中國之心楚伐蔡吳遷蔡以相救蔡侯欲從吳其臣欲從楚恐其遷近于吳而弒之有夷狄之行不復加以中國之號而稱盜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君弒出奔不勝弒賊辰助蔡侯從吳君弒不能自存故出奔吳

葬秦惠公 秦以後不見

宋人執小邾子 此與下晉執戎曼子相起二伯乃言執宋何以言執無伯之辭也僖世無伯宋執滕子此何以又執小邾邾滕辟舊爲宋屬春秋乃以爲魯屬故桓十七年宋伐邾莊十五年宋人伐倪僖十七年執滕子宣九年宋圍滕十年伐滕昭十九年宋伐邾左傳昭元年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辟邾吾役也是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此使公孫翩弒君者也不稱人以殺者夷狄國不稱人畧之也

疏 殺大夫惟齊晉宋衛陳鄭稱人夷狄小國殺大夫不稱人楚蔡吳曹莒是也

晉人執戎蠻子 此執而歸之楚使若二事者辟伯晉而京師楚也不書以歸者使與上宋執小邾子同 疏 左傳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陰地楚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必速與之士蔑乃執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命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 疏 晉稱人微之也言歸于者斷在晉也

赤稱子者此世不外夷狄

赤歸于楚 公羊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晉執衛侯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二伯執罪人歸之天子聽天子治之之辭今晉執戎曼子歸之楚使連文則與執衛侯曹伯同楚同京師矣故異之使如二事

城西郛 魯之城西郛如城中城

六月辛丑亳社災 劉子說亡國之社所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于哀定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矣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哀定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公羊何以書記災也

亳社者 据用牲于社不地 亳之社也 殷都于亳亳社也 亳亡國也 殷亡其社班之諸侯

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 劉子說立亳社于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也荀子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班氏云所以設屏何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

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近故內屏鄭君云大夫以簾士以帷疏班氏曰諸侯必有誡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為惡者失之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誠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賤之也

其屋

班云社無屋何達天氣故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尊而識之使民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疏據社無屋其祭以喪祝掌之周官喪祝之掌勝國之社稷祝猶以祭祝禱祠以士師為尸秋官士師若祭勝國社稷則為之尸是也

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劉子云社皆有垣無屋也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明當王之社不屋疏班云郊特牲謂之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蔡邕說古者天子取亡國之社分諸侯使為社以自儆戒屋之掩其上使不得通地自與天絕也面北向陰示以誡亡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蔡以後不見葬者賊已討也十月乃葬故也疏春秋蔡九卒七葬一不卒

不葬一葬稱侯貶不葬者惡從楚如夷狄卑國不葬亦惡絕之桓侯稱侯又曰狄之也世家成公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四年成侯卒子聲侯產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後陳滅三十三年

葬滕頃公 日卒時葬小國正例 疏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其後爲衞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也

五年 年表秦悼公元年蔡成侯朔元年

春城毗 疏 比大蒐之地一作毗

夏齊侯伐宋 與下伐衞相比定哀之世北岳齊晉爲兩方伯各求諸侯故以爲兩伯詳于南北畧于東西

晉趙鞅帥師伐衞 助聵入衞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景公夷伯然不能繼桓之業不遇因晉失伯以立異耳又助范氏累伐晉皆失伯者之道故葬仍月之不以伯許【疏】齊世家五十八年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亾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公子駔陽生奔魯

冬叔還如齊如大國會葬禮也此會葬也何爲不以閏加于如之上爲見閏之禮故特異之來往通不在閏月也

閏月葬齊景公言閏者明葬數閏也冬下記閏者閏皆歲終也從九月至閏凡五月以此備五月而葬之禮也

傳前日喪事不數者謂期以年計者若葬以五月計若不數閏則五月之禮已多一月非以月計之道班氏說甚明傳文偶不備當合公羊以補之須知以年計者不數閏以月計者自當數閏公穀各言一端非異禮也【疏】班曰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言其期期也期死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喪禮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鄭君說居喪之禮以月數

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杜佑引鄭襲難范甯云以閏三月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爲閏益者月耳非正月也則吉凶大事皆不可以用閏月死旣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

不正其閏也 公羊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畧也 疏 會葬之例皆以月加于如上此不加于如上師答以不正其閏謂如往皆不以閏

六年 年表齊晏孺子元年

春城邾瑕 邾瑕者邾邑也繫于邾明取之也 疏 春秋于哀五六年春連書內城以明失閏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鮮虞爲晉所統此以自廣不在爭諸侯之例 疏 左氏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定哀之世陳屬楚蔡屬吳故陳從楚見經而蔡遷于州來不言楚救者師于城父楚子隨卒也 疏 陳世家哀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于楚楚昭王來救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此皆卿也何以言及由尊及卑也何以有尊卑國上卿高中卿左傳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國在高之上也會盟列國卿皆列數此何以言及一見例也因其相嫌故別之以決嫌明疑也二卿同奔著田氏之所以取齊 疏 齊世家元年春田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圉奔魯

叔還會吳于柤 此大會何獨日叔還略之諸侯具在內見還外惟見吳不以諸侯屬吳外之也 疏 前柤殊會此不殊者離會則不殊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昭王能復國賢者也卒于城父不地者未踰竟也 疏 楚世家二十七年昭王卒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

齊陽生入于齊 入者內弗受也陽生正也其以嫌言之者其入無君命也此責陽生下乃責荼是非各見不相

妨齊世家八月齊秉意茲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也疏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爲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

齊陳乞弒其君荼劉子云陳乞弒君日食地震之應按不日者荼不正也不葬者賊未討也國高奔而陳乞弒君陳氏之所以專齊也國以下一見獲皆疏初記國高不見陳氏之謀盡逐卿族乃得弒君代有齊國下卿王此二卿奔獨以陳見此陳氏之所以得齊也

陽生入而弒其君據入而後弒明陽生爲主如楚公子比歸弒也以陳乞主之何也據書從重當主陽生不主陳乞不以陽生君荼也陽生正荼不正齊景立愛逐陽生若主陽生書弒其

君荼失嫡庶之正故辟陽生主陳乞 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 據商人君舍陽生有嫌文當君荼 陽生正 據陽生母貴卒日正 荼不正 據荼母賤弒荼不日與奚齊同知不正 不正則其曰君何也 據奚齊言君之子不曰君 荼雖不正已受命矣 據荼在內受命立已踰年受命爲正得拒外與衛輒同奚齊亦受命不得爲君者申生賢被讒而死陽生不肯求立有嫌文春秋不以嫌代嫌故得君荼以嫌陽生 入者 陽生言入 內弗受也 內義得拒之之辭 荼不正何用弗受 據得正當言歸 以其受命 荼立已受命于景公 可以言弗受也 春秋之法雖不正受命而立以正許之所以絕亂源也 陽生其以國氏何也 據正或言子或言世子 取國于荼也 不受命于先君而弒荼以竊國立無所受如公子弒而代之之例取國于荼故使荼得嫌之奪其正以入無所受也

疏 田敬仲完世家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

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于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孺子于駘而殺孺子荼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仲孫以後不復見

疏何忌獲子諡懿子昭二十四年立十一見經何忌卒獲麟之後子武伯彘卽孟孺子洩見哀十一年傳武伯子孟敬子捷見論語俱不見經

宋向巢帥師伐曹曹卒正之首此伐一圍三舉而滅之矣有伯之時宋不侵小國無乃有昭十九年伐邾哀三年伐曹四年執小邾八年滅曹自昭以下無伯也桓七年伐邾莊十五年伐郳桓伯以前也僖十九年執嬰齊桓伯已卒也

宣世見圍滕伐滕者楚方亂中國也

七年年表齊悼公陽生元年楚惠王章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鄭叛晉宋爲晉伐

晉魏曼多帥師侵衞記晉三卿起其分晉之變

夏公會吳于繒會吳與及戎盟同詞者定哀一家言與隱桓同也**疏**魯世家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于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

秋公伐邾入不言伐言伐者使若他人然辟公也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以者來不當以不以者也非邾子意故言以益之名據不惡也獲也獲生名之則名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隱桓之世爲世已遠治法詳于中國乃廣之于夷狄內諸夏而外夷狄不致會

戎狄是臨天下言在中國不外以爲大限有臨一國之言焉莊閔爲二伯始襄昭爲二伯終爲一世至襄昭以上則廣其法于國故治法內本國而外諸夏爲臨一國言內魯而外諸夏也有臨一家之言焉孔子立于定哀之閒王道始于家故外魯爲一家辭言以邾子伐我不言鄙不殊夷狄皆內孔子而外魯國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梅福傳顏注引穀梁傳曰春秋素王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正身以治家爲王法之始故外魯內孔子也

宋人圍曹宋用兵執入小國皆在青州外州無之【疏】曹世家十四年曹背晉子宋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內卒正內不救鄭救之所以惡內宋王後不當滅國以此著無伯滅曹著其在青州與內同州也青州有二王後【疏】弘公子騑孫公孫夏子七穆之一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宋無滅文一見入曹以爲王後不許滅國之辭此滅也宜

曰不日者言入以辭滅故亦不日也曹爲內屬入滅之諱使若未滅也莒潰日曹不日者不可有滅辭故亦不日蓋滅也不言滅辭也力能救而不救之也 疏 宋世家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公伐曹晉不救曹世家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故曹遂絕其祀

吳伐我 爲入邾事來伐我 疏 魯世家八年吳爲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

夏齊人取讙及闡 取歸濟西田皆言田以爲閒田也此不言田無伯之辭且以惡內亦三世異辭例

惡內也 公羊以爲爲邾事史記以爲爲季姬事各言一端皆內惡 疏 齊世家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讙闡初陽生亾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

歸邾子益于邾 不日邾子歸而日歸之者主內也

益之名 據來名因其惡 失國也 失國故名出入名各有所見出入皆惡則出入名出名歸不名歸無惡入

名出不名出無惡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杞稱伯子者卒正有伯子杞殷後可通稱也杞卒始月一遂皆日無時者王後待之有加禮 疏 杞世家僖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

齊人歸讙及闡 宣元年取齊西田十年乃歸此歸取皆在本年 疏 季姬變故復歸我邑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月者危之也杞六葬唯此月 疏 杞七記卒僖二十三年記卒杞在小國末卒獨早者王者之後也不日不名不葬明黜杞也以下皆名日卒時葬王者後禮異小國也昭六年卒月因事貶定四年時踰境也杞世家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闕路弑湣公代立是為哀公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敕立是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僖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亾三十四年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

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爲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于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爲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于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于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爲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尙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功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上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疏** 爲曹事

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 與十三年鄭取宋師相起

夏楚人伐陳 **疏** 陳世家十六年吳王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

秋宋公伐鄭 三伐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以後不見

公會吳伐齊 劉子云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救于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其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耳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制與非與吳王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于吳 疏 吳世家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于齊猶石田無所用耳盤庚之告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吳王不聽使子胥于齊子胥屬其子于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齊鮑氏弒齊悼公吳王聞之哭于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鄭伯髡卒傳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此弒也不言弒者為中國諱也鮑子弒君以說于吳故辟之不言弒日者陽生正也齊卒皆日

唯舍荼不日未成君齊大國君十四卒十二日唯舍荼不日未踰年一因決荼不正以外凡不正者皆從前見大國禮備也不月者亦尊之也諸兒商人舍荼不葬者賊未討也潘不葬者失德也疏齊世家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弒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于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此二伯相侵以上言特侵不言互相侵伐此皆無伯之辭疏齊世家趙鞅伐齊至賴而去伐喪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疏惡事不致此致者危之甚

葬齊悼公齊世家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自齊者齊有奉焉彄公孟公子也

薛伯夷卒疏薛四記卒定十二年名時卒時葬薛較諸國小正例也莊三十一年月不名起不能同盟昭三十一

年名日者起同盟正卒特日之

秋葬辥惠公辥三葬皆時正也疏辥以後不見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救陳以結黨故不進疏地理志睢陽郡陳下云故國後胡公所封爲楚所滅

十有一年年表齊簡公元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不言鄙外魯也此臨一家言疏魯世家十一年齊人伐我季氏用冉有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

夏陳轅頗出奔鄭鄭世家二十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常相于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邱鄭

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于負黍二十年韓趙魏列爲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弒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爲君是爲鄭君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五月公會吳伐齊會伐不月月者危之也定哀之世經多微文少見貶絕以立世事明不待貶絕而罪惡見不殊吳進之也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疏齊世家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田成子憚之驟顧于朝御鞅言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田逆殺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于陳宗初田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豹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爲臣幸于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

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殺之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道出雍門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警何以見魯衛之士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弒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田常欲作亂于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以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

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

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于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越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

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于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日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怒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于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日卒時葬從方伯例滕七記卒隱七年不名不葬宣九不名不葬日成十六不名不葬日漸以進也昭二十八哀四十一四卒皆名葬日嘉其用中國禮也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月者危之也滕四葬二時二月春秋由內及外卒正與魯近故先卒葬之兗州詳而中國畧文宣以上則錄外詞多故錄兗州而詳外國卒正不卒葬也 疏 滕以後不見杞世家曰滕辥騶夏殷周之間封

也小不足齒

列弗論也

衞世叔齊出奔宋世叔公子也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用者不宜用者也田賦非正也魯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于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于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而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則苟而賦又何訪焉【疏】顏師古云田賦者別計田畝及家財各為一賦言不依古制役繁斂重也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班氏云二伯之後寖以陵夷至魯成公作邱甲哀公用田賦蒐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王道于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之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稱子路可使治賦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

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
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
夏五月甲辰吳孟子卒論語吳孟子之說禮無所施不諱昭公
稱之謂春秋書法爾孟子如宋女不可
言孟姬言孟子又不見吳女諱娶同姓之意不可見吳故經書
孟子而口繫吳字以卒之坊記之無吳字就經文言之論語有
吳字就口
繫言之
孟子者何也据卒妾詞昭公夫人也此据師傳非義例可
又不葬推孝惠娶商乃宋女疏
坊記曰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班氏云不
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佚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取吳爲同
姓謂之吳孟子曲禮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据此則春
秋舊有夫人至自吳之文春秋没其文直于薨也据稱孟子其
不言夫人何也据夫人薨當言夫人鄭君說吳太伯之後魯
同姓也昭公娶焉去其姓曰吳而已至其死
亦畧之孟子卒不諱取同姓也据不言薨不言氏不書葬大
書夫人某氏薨傳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
于上而厭單于下昏姻可以通乎又云繫之以姓而弗
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疏子弟

列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

公會吳于橐皋 公會者伯者之辭也中國無伯夷狄爭彊傳所謂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是也 疏 吳世家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于橐皋不異吳進之也地理志橐皋縣屬九江郡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疏 衛世家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于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十二年初孔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于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于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四伐鄭矣 疏 哀四詳宋鄭兵事

冬十有二月螽劉子說春用田賦冬而螽按月者甚也疏左傳季孫問于仲尼曰閉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地理志宋睢陽下云故宋國微子所封按與九年相起

疏宋世家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奔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三十六年齊田常弒簡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于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褍秦褍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

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二十三年卒子辟公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于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夏許男成卒　不日者卒于會也何爲不于會後卒之辟諸侯皆在也　疏　據左傳黃池之會有單平公不言亦會諱之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此大會也何以僅序晉吳兩伯之辭也時無伯晉吳皆無從國內言我言晉吳而已以吳地在九州本非夷狄春秋從九州分中分故以揚州爲夷狄以夾漸進者用夏變夷以中國化之也春秋之例以吳楚有君有大夫言聘使者因見九州之制因而進之以變夷以成九州之治也蓋易入卦方位四陽卦所臨之州爲中國四陰卦爲夷狄但據四陽卦不成三千里之制又如詩風十五國僅記內州王于南方不言國名統之于二南不成五服三千里之

制春秋興王首先見陽卦四州及詩風所見之國三傳同謂先見中國莊以下乃推之外州始見荆徐梁州名而楚秦吳至成世乃全見進夷狄之道不一而足故得道則進而非善則反楚先出而被澤深末年多有中國之辭吳後出而被澤淺進則不如楚國因其進之淺深考其功之純駁故首言荆州終進吳子以見化行九州此用夏變夷之微言王道考功之極致也黃池之會諸侯俱在言此以起之也不言會一諱諸侯同在也不後于會者卒在會未行會禮也定哀之世臨一家中國與夷狄同外故待夷狄不嚴至一國辭乃嚴中外之分隱桓天下辭中國與夷狄又同辭此三世之例也疏吳世家十四年北會諸侯于黃池欲伯中國以全周室晉世家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

黃池之會黃池諸侯俱在也不序者不以諸侯及之吳子進乎哉據與晉敵如伯者之辭遂子矣夷狄雖大曰子子之而與晉敵如楚子有伯辭也董子吳魯同姓也鍾離殊會外之也雞甫不得與中國為禮至于伯舉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吳地理志會稽吳下故國周太伯所封具區浸西揚州藪夷狄之國也其國位在陽卦又不見于詩風在南服疏不在要荒然三傳皆以外州為夷狄自諸夏言之耳非真

夷狄祝髮文身王制曰東方曰夷斷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也言此明初不用冠端也吳不稱夷而曰吳者地在侯綏以夷終也不欲因魯之禮魯秉周禮爲諸國望因晉之權晉爲二伯故言權而請冠端荀子大畧天子山冕諸侯元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而襲其籍于成周此所謂用夏變夷也吳本周封籍在成周周衰久不至至此重修舊典傳以襲籍言者從新錄之喜之也【疏】吳世家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以尊天王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錫此謂吳人爭長欲自爲伯吳進矣從楊方伯進于二伯累言公會之亦伯之【疏】前僭王此尊天子棄夷狄之行而慕中國其行進也吳東方之大國也大國盟主國語所謂吳公【疏】大國謂其疆大與晉爭伯累累致小國累累多辭小國伯子男也以會諸侯會諸侯伯者事如上橐皋左傳伯合諸侯則侯帥伯子男以見于伯以合乎中國春秋伯有中外之分

楚之會魯伐齊皆與中國爲禮吳能爲之謂與晉爭長諸侯
兩伯同會其從者就相見也是慕中國上公之
榮志欲則不臣乎不自以爲王而爭伯疏吳甚彊于黃池能
得之禮豈得以夷狄待之自卑以尊周則臣
道得矣能以臣道吳進矣春秋急以伯辭進之葢以中國冠
自飭故因而子之賞之制引其慕義之心名進以伯
陰黜其王尊稱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王疏吳僭王故不葬
王也尊加于天下至尊之辭有僭王故言天
王子卑稱也吳雖爲伯然蠻夷雖大曰子則爲中國卑稱春
秋待夷狄其名仍其舊而號從中國子之所謂
號從中國名辭尊稱而居卑稱不稱王而稱吳子據吳語晉
從主人也以吳子不當稱王而稱子吳
從而以會乎諸侯春秋將終化行入州吳遠在海隅繙然來
盟服故因其爭長而進之亦君子成美之義
足以觀王以尊天王自居則稱王會諸侯則從夷狄稱子辭
道之成矣尊居卑以與諸侯相接而求襲籍成周
以夏吳王夫差曰謂爭先之事自好冠來劉子云冠者所以
變夷以于周室爲長別成人也修德束
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
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

慢之心而術于進修德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劉子云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能行者也

疏 大其用夏變夷雖不知冠而情切于欲冠有慕中國變夷狄之心吳至中國見衣冠文物之盛而心好之黃池長諸侯以尊天子故孔子大之晉世家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三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鶩爲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知伯與韓趙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智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晉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

懿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立爲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侯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絶祀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劉子云隼近黑祥貪暴類也象陳眊亂不服事周而行貪暴致遠夷之禍爲楚所滅也是時中國齊晉南夷吳楚爲彊陳交晉不親附楚不固數被二國之禍後楚有白公之亂陳乘而侵之卒爲楚所滅

疏陳世家吳敗齊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楚世家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于吳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爲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于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

令尹子西子綦于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弒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以走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爲王月餘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滅陳而縣之十二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爲諸侯

於越入吳

於越在上舉越也舉越則從其本名越後爲伯吳故其文與楚初言荊同在下則從中國言越也

疏 世家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于幕下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于周室我爲長晉定公曰于姬姓我爲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以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于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于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夫差于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

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刎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晉三卿伐衛取地以自廣故有分衛之事

疏魏世家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于畢于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比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爲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爲大夫治于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日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諡爲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

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爲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爲晉卿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

葬許元公　春秋許六卒六葬起爲外小國例也六卒則不卒者多矣不皆卒以明爲外卒正也不卒者不日此皆日者者明與正卒例殊也特立此例以待許與內外大小例皆不同也許葬皆時與卒皆日月爲一見例

疏　許以後不見由陳及許陳虞許許太岳後也地理志潁川許下云故國姜姓四岳後大叔所封二十四世爲楚所滅

九月螽　劉子說九月螽十二月螽此三螽虐取于民之效也按月者記一冬二記螽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劉子云不言宿名者不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日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大國象也爲齊晉也其後楚滅陳田

氏篡齊六卿分晉此其效也按記■月者記時星異不異也賢者畏天故首記星異也■日不以日計也

盜殺陳夏區夫

盜陪臣也王者初立先治陪臣由陪臣以及大夫由大夫以及諸侯由諸侯以歸權于天子定哀治陪臣成襄昭治大夫莊閔僖文宣治諸侯隱桓反權于天子隱桓記天子事詳■陳世家懷公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陽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白公白公自殺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十有二月螽

記災也王者初立先救災也月者志數與上月相起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劉子說孔子觀麟而泣哀道不行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又曰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所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按此天之知夫子也于是孔子喟然歎曰天以至明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尙有動蔽

是故君人說于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尹更始劉向說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為周亾天下之異則不得為瑞以應孔子至元之閒也案春言狩者行夏時也春秋感麟而作文從此終而義由此始傳曰立乎定哀以指隱桓蓋春秋撥亂反正以明王法定哀之世其亂亟矣孔子覩時事而制法故治定哀以求襄昭治襄昭以求宣成治宣成以求僖文治僖文以求莊閔治莊閔以求隱桓亂始于隱桓而亟于定哀治本乎定哀而歸于隱桓此制作終始之序而治法本末之道也

疏

計之二月乃為歲盡故春秋記事始于終于春者謂二月也言狩冬禮以夏正三月終于二月行夏時之義也故以狩起之

引取之也取之易如麟自來因而取之左傳得牛馬曰獲狩地據狩于郎地不地據左傳狩于大野不狩也不地知不狩非狩而曰狩地而春秋不地不必言狩也大獲麟言西與河陽同為大之故大其適也劉子說麒麟麕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間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儀容狩者公與卿同在事大若使車子鉏

商主之則小矣其不言來據鸜鵒來巢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中國對海邪言之公羊麟非中國之獸有王者乃至言來則不以麟為素有從海外來矣其不言有據有蜮言有傳一有一匕日有是也不使麟不恆于中國也孔子殷人王法商帝法少昊金德金在西方故言西麟東方木德精甲為龍屬據史記河不出圖論語上言鳳鳥不至鳳鳥少昊金德以鳥名官麟則與金德千故曰道窮又少昊金德主西極都曲阜又為東鳳至東而少昊麟王西而孔道窮

疏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

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
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
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
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
以春秋明歲子路死于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
遙于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泰山壞乎梁柱
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
予夏人殯于東階周人于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
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
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
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
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
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
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
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後去
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魯世世
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
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
琴車書

補疏哀公十四年取法于召南十四篇坎離十四卦合定公十五年爲二十九年以應隱桓年數

華陽林思進覆斠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十一終

渭南嚴式誨斠鐫

重訂穀梁春秋經學外篇敘目

穀梁師法漢初甚微建武以後無博士雖顯于宣元之閒不過三十年佚傳遺說殊堪寶貴今輯孟荀及宣元閒本師舊說仿陳左海例作穀梁先師遺說考四卷故注中引用不復更注所出焉

諸經皆有舊傳今傳文乃漢師取舊傳以答弟子問者也故傳中有引舊傳之文今仿其例凡傳與禮記公羊傳文確爲舊傳者集之以爲舊傳一卷

穀梁傳有孔子素王一語今佚見杴福傳顏注引王制所謂素王也注中詳之更作穀梁大義一卷以素王爲主其中如改

制三世親魯故宋黜杞尊周二伯八方伯六卒正外夷狄進
退諸侯皆從之
孔子修春秋因魯史其著述之義如正名加損傳疑傳信尙志
謹微本末之類別爲穀梁大義第二卷專明著錄之義
春秋制義如奉天正道貴民貴命重信親親尊尊賢賢賤利貴
讓仁義五倫權謀終始有無謹始復仇明時法古之類作大
義第三卷專明制義之事
先師傳經淵源本末如佚傳異說傳受姓氏闕疑之類別爲穀
梁大義第四卷專明傳經之事
二傳之例與本傳大同小異今作三傳異例表一卷專明此事

故注中不必詳二傳例禮事二表同

范注中採用鄭君起廢疾按鄭未有深解舊作起起廢疾一卷以明本義而駁何鄭故注中不更存何鄭說

范注採用何杜兩家全無師法注中不加駁斥別取其反傳倍理者爲之解說作集解糾繆二卷至其駁傳之條則別爲釋范一卷解之

傳有總傳當分之有數傳當別之有一見有累言有相比見義有數傳方備有不發傳爲省文有不發傳爲別義有傳不在本條下有無所繫而發傳有文同而意異有文異而意同有傳此包彼有傳此起彼注外別作釋例二卷專以本經依傳

比例條考焉

天子二伯方伯卒正微國尊卑儀注一條不苟說春秋者略焉

注中最詳此義別爲十八國尊卑儀注表以明之

春秋有一見例以明數見不見界畫舊說皆誤與正例相比注

外別作一見表以明之

中外異辭最爲要義說者略焉注外別爲內外異辭表中外異

辭表以明之

筆削等差共四五十類注外別取傳文作筆削表一卷傳所不

詳依例補之

進退次第共四五十類注外別取傳文作進退表一卷傳所不

詳依例補之

功罪大小共四五十類注外別取傳文作善惡表一卷傳所不

詳依例補之

爵位等差最爲繁雜今取傳中州國名氏人字不繫作爵祿表

一卷

傳于日月例最爲詳備注詳于本條下更別作日月時例表三

卷如公羊之例

穀梁久微今取定傳議駁本于穀梁者仿董子例作穀梁決事

一卷

劉子政說有外傳逸文今取之作外傳一卷以符藝文志舊目

三傳有師說同而所說之事不同者如綏追逐賊同盟用狄道之類注中不復臚入別作三傳師說同源異流表一卷以明之

春秋瑣事孤文三傳各異無所是正此在傳疑之例孔子所不能信傳者乃不能不說之注外別作三傳傳疑表一卷以平三傳之獄

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今將天王及十八國事經緯本末分國編之卽取史記譜牒之說以爲之注作春秋屬辭表四卷注外別作比事二卷以見比義

會盟列敘諸侯皆有所起苟無所起則不見舊說皆略注詳說

之別作中國夷狄爭伯表一卷專明會盟列數之義

方言異稱華夷翻譯孔子云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傳舉方言異稱葢大例所包甚廣注外別作中外名號異同表而以方言坿之

諸國地邑山水名號最爲繁賾傳中詳其四向并詳道里數目此非据圖籍不能注外別據劉班之說更推傳例作圖一方并疏解名號于後

左傳因國語加章句爲今本今凡國語所略而於經例可疑者則皆誤解今將注疏異說標出爲左傳變異今學事實表凡表以外則皆合於二傳今取其事實與本傳合而爲史記國

語所無則命成鑒疏之以補疏標題示區別焉

今學以王制爲宗齊魯詩皆魯國今學劉子受魯詩從之今于先師外凡今學各經師說統輯爲王制注疏凡本傳禮制不明者取之已明者但詳出于注疏

傳有從史一例舊傳解多失今取經文從史之例先立一表而後依事解之如趙盾崔杼陳溺楚卷鄭髡之類是也

今學王制外有佚文佚義不傳於今本者將据今學各經傳師說彙輯之以爲王制佚文佚義考凡傳文義不傳於王制者皆就此說之

釋范弁言

古人注經例不破傳鄭君改字爲世所譏唯范氏集解昌言攻傳觀其序意直等先生之勒帛無復弟子之懷疑唐宋以來反得盛譽紀君無識乃欲左范右何其猖狂淺陋信心蔑古爲後人新學所祖所云春秋三傳置高閣者盡作俑於集解矣夫人之爲學所以求不足非以市有餘凡已所昧求決於書一語三年不爲遲頓今先具成見然後治經苟有錯盤無復沈滯但已所昧便相指摘公孫龍子云教而後學若此者直教而無學矣絕古人授受之門倡後學狂悖之習王何之罪豈相軒輊乎檢所駁斥初亦懷疑積以期月便爾冰釋乃知所難尚爲膚末甲

申初冬條立所難敬爲答之起廢糾繆以外得專條二十事誠知淺薄所列未敢必合於先師然而小葵轉日其心無他不似范氏恣睢暴厲借讎人之刃而自戕其同室也乙酉三伏廖平自序

釋范

井研廖　平著

聘諸侯非正也隱九年

集解云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慰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也寗所未詳

按周禮古學王制今學穀梁素王盡從新制故與古周禮說不合王者改制文質相救周衰天子弱諸侯彊魯不朝周而周屢下聘君卑臣僭失上下之序故春秋改制救獘

渭南嚴氏孝

畿下聘以尊天子也又春秋諸侯相聘聘惟行于二伯天子尊踰二等故不聘此春秋制以周禮疑之非也又按五經異義引公羊說天子不下聘與此同何氏注言聘爲禮與左氏說同當是舊有不下聘之說何氏偶遺耳

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桓八年

集解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爲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或說是

按前說據下稱紀季姜立義魯逆于外曰夫人文曰婦姜逆婦之也此曰王后蓋因取決于我不自制其事故不曰逆女而曰王后下又曰紀季姜者起此王后爲略之據歸

言季姜則逆時當言女此穀梁正說也或說同公羊異異
義耳据或說以駁正解非也使例言王后則下宜言王后
歸于京師不應稱季姜也
或曰遷紀于郱鄑郚莊元年
集解若齊師遷紀于郱鄑郚當言于以明之又不應復書地
當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或曰之說寗所未詳
桉此在傳疑之例因言三國遷有難通之處故此變爲齊
遷之說若有于字則文義明白傳有定解無事兩存或說
以通之二說皆有所据而亦有可疑故不敢獨主一說范
以後說爲非豈以前說爲定解耶不言于當以所遷不一

地分散其民故不能以一地目之因不言于也

傳曰改葬也 莊三年

集解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

桉改卜牛一時有二牛有彼此之分故言改以別于前牛改葬同爲一葬既非一時又非實物故不言改以相別異春秋改事不言改者多矣若如范說則豈但一改卜牛乎

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 莊三年

集解舉下緬上從緦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緦也

桉改葬服緦禮經文也傳舉下也謂如葬先舉葬而後言

王與崩先言天王而後言崩舉上之辭不同故曰舉下也舉上舉下傳中于蘗葬屢言之緬因緦字誤衍者范以舉下緬也句爲釋改葬之禮緦句非也傳惟解經不解傳改葬之禮緦傳舉以明服制下則別起釋先言葬後言王之義不更釋服緦句全傳例皆如此傳引禮經文本謂改葬皆服緦乃云不謂改葬當服緦尤爲失解

或曰卻尸以求諸侯莊三年

集解停尸七年以求諸侯會葬非人情也

桉傳言或說存異解也至駁之爲非人情則非也本緩葬以求諸侯因循至七年亦事情之常因其過遲故書以見

異七年之久本非初料所及事故變遷因而遲久概之人
情類此多矣何云非乎

不諱敗惡內也 莊九年

集解甯謂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保全讎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惡內之言傳或失之

桉春秋見者不復見復仇之義屢見於莊公之篇其事已明至於仇人已死則不復從此制義范据公羊以難穀梁

桉納糾非以報仇勝桓不爲雪怨謂百世不通則春秋之

書數言可蔽頰谷之會亦爲忘恥二十四年親迎乃譏者桓以齊女死莊又娶齊女二事相同曾無懲戒之心婚姻之事與兵戈不同齊有難許嫁救之而不許婚齊者以其全無人子之心哀傷之志昧然與齊女偶薦宗廟也公羊譏必于其重者亦此意

曰棄師之道也僖元年

集解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貴在爰整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鬬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雖千載之事難明然風味之所期古猶今也此

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

桉傳中事實皆有師傳故一有首尾則全同公羊如宋萬曹劌盜子長狄之類是也其事既詳則非由推測以臆想之私廢師傳之證既無所徵則言何所取

遇者同謀也 僖十四年

集解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傳曰繒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繒子不朝也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

桉季姬不繫繒是未嫁繒之文也下言季姬歸于繒是新嫁之文也苟如左氏之說則上當有繒季姬來文本條當

繫繒下不得又出歸文以內女反夫家不書也春秋之法輕輕重重各有所施禮謹男女之防愼之于微季姬在防非爲會繒子自以事往也繒子來自以朝事非爲會季姬也相見而悅因起婚媾之謀不由媒妁幽約而成失納幣之禮近夷狄之俗事本輕也而春秋重書之以示坊表非謂無事淫奔也使無事淫奔則相與俱去耳胡爲復求婚乎惟其過于求深遂覺出于情理皆不諳輕重之旨者也左氏因其可疑撰爲歸甯之說而不知于經不合無足據也春秋以此坊民而民猶有男女之禍

逆祀也文公二年

集解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甯曰卽之于傳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以釋此傳則義雖有似而於文不辨高宗殷之賢主猶祭豐于禰以致雊雉之變然後率修常禮文公傎倒祖攷固不足怪矣親謂僖祖謂莊

桉祖閔禰僖三傳所同爲後爲子家國一致范乃疑之過矣經曰躋僖公謂升僖於閔先也從無有異說者范以昭穆爲嫌遂解躋爲豐謂祭豐于僖而薄于莊桉經下言從祀先公故此傳言逆祀以下之從知此之逆若但有豐薄

則下經不言從矣有下經之言從則不得破此傳之言逆矣甯駁舊說曰卽之于傳無以知其然桉閔元年傳云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耳僖元年傳云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夫般未踰年之君閔以弟繼之如父則僖之繼閔可知般有傳而閔無傳者般微而閔顯故從略也范乃以爲傳無其證而輕變古說不亦誣乎

賵以早而含以晚 文五年

集解已殯故言晚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

桉傳例不及與不周異解不及者言來以譏其晚不周者

無心于來故不言來含早而賵晚有五月之久禮當以二使令以一人兼之則遲早不能適中故云如以爲含則已晚矣賵則已早矣譏其來意不誠與不及事全不關攷雜記言受含皆在既殯之後盖君薨初斂本國臣子已含之不能待外國之含外國有遠近豈能未殯而來含而聞喪則如初喪歸之含物以達其意君子不奪人之親不能使不含其子而含已又諸侯皆有含同盟數十百國一口何能容含則宰夫取璧以降襚則宰夫五人舉以東凡諸侯之含襚皆存以爲送葬乘車之具范說未審

冬十月 成元年

集解疑經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

桉經傳舊本別行以傳坿經始于後漢且三傳傳有異義經文則無不同茍或異文所差者小從未有一家有經而二傳誤脫者以傳文之後坿疑本經之脫文非也傳文先經發傳不必皆在本條以此疑經殊爲失解

公至自會成十六年

集解無二事會則致會伐則致伐上無會事而言至自伐鄭而言至自會寧所未詳

桉苕邱公與季孫行父同執執目季孫避公在也致公而不致季孫舉所重也盟公亦與季孫同在盟目季孫公不

會大夫故避公也致言會起公在盟也會本爲季孫盟而言范氏未知互見之例故不得其解也

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襄十一年

集解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

桉此傳有脫誤當以白虎通德論所引据改爲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與司馬法周禮大司馬文同蓋舊傳如此范据誤本師軍異文遂從而立異卽

使傳原作師則軍師亦互文耳非如周禮師軍異制之比且天子諸侯軍師之制全從田賦而出范据誤本以天子爲止六師諸侯爲一軍全與經典不合而不知攷正脫誤遂從而攻傳蓋范苦于用心借攻傳以趣便易苟有不明直相駁斥則不勞而集解可成

或曰增之也 昭二十五年

集解如增言巢爾其實不巢也雍曰凡春秋記災異未有妄加之文或說非也

桉或說增義實不得其解緯家以爲巢于榆范氏以爲如增言巢其實不巢以經爲戲本屬誤解遂据雍說以駁傳

不知傳義不如所駁也洪頤煊云增讀爲橧謂于穴中駕巢引禮記釋文爲證說較范氏爲安說見讀書叢錄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哀二年

集解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簒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耶

桉傳此說與公羊同春秋貴命先君所絕臣子不能逆命迎之此定義也輒之所難特以所拒乃已父耳春秋書世

子者以父命臨之不從父而從王父所以使父受命于祖非靈公之逐子春秋謂爲可立乃與鄭世子比也范氏但知從命之說夫使輒迎蒯聵而立之是蒯聵死其父輒死其祖孝子揚美不揚惡信道不信邪甯拒父申祖命以成其孝不能從命迎以陷父于惡也又禮不以家事辭王事不能以私恩而廢國典亦已明矣倘蒯聵有順子則靈公有逆孫且靈公命絕之而輒迎之是靈之命不信于聵棄祖命而廢父道春秋拒聵正以成父之尊于子范氏知小惠而忘大道

穀梁以衞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以拒父爲尊祖是

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若此之類傷敎害義不可强通者也序

桉解已見前許衞輒拒父公穀所同今以專屬穀梁而指爲巨謬非也

穀梁淸而婉其失也短若能淸而不短則深于道者也

桉范氏所言酷似評文品詩之語其所云穀梁淸婉其失在短公羊辯裁其失在俗者皆不得其旨意之所在楊疏云淸而婉者辭淸義通若隱公之小惠虞公之中知是也云其失也短者謂元年大義而無傳益師不日之類略而不言是也楊疏所列于淸短之意相違葢亦求說不得而

爲之辭大抵范君長于詞翰評閱文字好作俊語遂以此法施于經傳卽以還叩范君亦神況之言不能舉實名士一時興到之言遂爲經傳千年評定之準實則語無實迹不可方求後人無從規彷以決從違虛存其語遂相指斥耳明人以文章評點經傳甚爲識者所譏而范君之語則奉若神明異矣范君雖作集解實不知傳義所長又安得道其所短耶

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無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

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于希通哉

桉此攻三傳也三傳解經同于測天三家同源異流各有所據既欲廢之何必主之既欲擇善何爲專釋穀梁無精闢之專功喜東西之游說觀其所言明知未當而務力希通信心蔑古尤爲狂悖矣王安石廢三傳王柏刪詩其事乃早見于范氏矣

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學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同異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于好惡盛衰繼之辨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

桉此攻西京博士也范不通本傳乃雜引左氏公羊以解

之故于此反攻先師以掩其跡惡先儒之專守倡信心之邪幟唐宋之禍此實作俑

起起穀梁廢疾序

名墨者流正名從質春秋之巨綱王道所急務不善學者騁辯持巧主張白馬窮究非儒鶩末失本道由辯息等吳秦之自亾豈施翟之本義乎是以漢初博士惟務自達不憙攻人雖石渠虎觀粗存異同然猶不相指摘自劉歆奮立左氏諸儒仇之條其鎛漏互相難訊捂擊之風原于此矣何君自尊所習乃以尋仇之戈操于同室鄭君小涉左學不習穀梁鄉鄰私鬩何須被纓乃謬託主人日尋報復駁許以外更復攻何生事之譏其能免與凡屬訟訐之言並爲求勝而作影射毛吹有如譏慝亦且內實不足乃求勝語言使或平心都爲賸語何既制言儇薄立

義矯誣不事言詮乃吳嫉妒鄭則自負博通攻堅奮詡反旗倒戈以相從事客兵僑主不復統制甚或毀弃章服改從敵人欲羣經皆有所作使本義因以愈湮東漢以來經學破壞學者茍設矛盾便云立國軍政本務日就沈淪古法湮絕孰任其咎耶今者三傳之學唯求內理不騖旁攻仁智異端取裁所見誠各尋其指歸莫不互有依据同者從同異者從異似同而異似異而同改謬說而各正焉別爲十表坿說其本義不敢小有左右於其間以袪好辨之弊至公穀同爲今學聲氣相感神形多肖何鄭所錄恆失本旨今于各條之下務申傳旨二君誤說間或正之然惟求足明本傳不敢希勝公羊少涉攻擊之習其名起

起癈疾者鄭釋閒有誤藥恐爲疾疊故正其鍼砭以期瞑眩非
云醫藥聊取用心爾并研廖平自序

起起穀梁癈疾

漢何休穀梁癈疾

漢鄭元起穀梁癈疾　　井研廖平箸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何曰傳例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宰咺何以言來

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於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雜記正義

按傳言不周者心不在是之辭也傳公不周乎伐鄭而伐鄭公在是也賻不及葬曰不及事譏其晚也來晚者志以譏之言來者有是心故如其志言來含一事賵一事早晚

不同一人兼使是其來意甚輕無志于來故不言來也何鄭皆誤于周及之解故不得傳意也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何據公羊以爲仲子桓之母

釋曰若仲子是桓公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隱元年楊疏

桉仲子三傳異說以穀梁爲長卽使短長相參亦不得据此難彼若此之類例入傳疑也又傳以仲子爲惠母則桓母不見鄭猶据何說以爲別一宋女不審公羊所指卽此今旣主惠母則不必更以仲子當桓母可也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何曰公羊以爲日與不日爲遠近異若穀梁云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乎

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日 疏同上

桉大夫不日惡据得臣也意如惡日惡已前見也子般卒日有所見傳曰有所見則日子牙亦以有見日也又莊不卒大夫日卒牙不卒者也卒則不卒不以去日見旣絕說

別見公子牙卒條

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何曰廏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爲輕斬樹木壞宮室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

釋曰苞人民毆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爲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斷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爲毒害更重也隱五年疏

按苞毆者輕掠之師爲時甚淺斬壞則曠日持久所傷已甚苞毆尙未至斬壞斬壞則未有不苞毆者也公羊精曰伐觕曰侵精觕卽久暫輕重之分義實相同鄭分別言之非也

隱公篇

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何曰運斗樞云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于義爲短

釋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則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亾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王制曰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也王制疏

核傳曰四時之田用三焉即夏不田之說也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歲三田謂一歲三田去夏明矣劉向說夏不田同公羊蓋二傳同主夏不田穀梁文詳言夏苗公羊文略

不言夏苗先儒以爲異義失傳意矣不田又言夏苗者備四時之文有事則田無事則否五年八月壬午大閱傳曰平而修戎事失正也謂無事而夏田也

其不地于紀也

何曰戰無不地即於紀戰無爲不地也在紀何爲不地釋曰紀當爲已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桓十三年集解

按鄭以公羊說穀梁非也使戰在魯當曰公及鄭伯紀侯敗齊師宋師衛師燕師不言戰不以紀侯先鄭伯据先紀知紀爲主据言戰知由外言之傳例在魯當言內不當言

已又傳戰盟皆地分主客也已明則不地公及處父盟不地來聘盟來盟不地是也紀主兵已明故不地齊將滅紀合宋衛燕三國伐紀公及鄭師救之戰于紀故不地非伐魯戰于內也

桓公篇

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何曰春秋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于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失也

釋曰商臣弒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

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郎以變滅言大去爲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莊四年集解

核春秋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以君子而滅于小人在所諱故言大去言遷言入葬二姬不嫌滅不明言大去乃深責襄不嫌縱其惡言大去重其罪于滅國也

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

何以爲稱子則非名也

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衞故貴之貴之則

子奚爲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爲字誤爾莊六年集解

桉鄭改名爲字以求合公羊非也子奚乃二名耳非奚名又舉子也穀梁說天子大夫不名稱字子奚天子下士本應稱王人●不以名氏見因進之乃以名見何据公羊以相難鄭乃曲從之不知傳不言子爲舉貴春秋以子易名高子是也未有稱子又稱字者也

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何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衞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讎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

釋曰于讎不復則怨不釋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

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 莊九年集解

桉春秋已見不再見莊親與仇人和好故譏其忘讐釋怨前譏已明故此更別起義且讐人已死不追戮其子孫若如公羊說則賴谷亦當以復讐為言納糾異事納之既非復讐戰亦不得託于讐子盇糾與小白一也

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何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其以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

鄭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

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莊十八年集解

桉班志云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爲夜食桉傳言天子朝日謂于朝日時見其出解知夜食

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何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何也

釋曰諸侯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莊二十三年集解

桉不得王命不言來聘鄭釋非也傳以此與石尙比也祭叔石尙皆私欲使魯請命而行聘非正歸脤得正春秋正者言使不正不言使石尙雖有私而所請得正有匡救之美祭叔不正有陷君於非之失故君子奪其使以此明人臣當導其君于道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何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

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莊三十二年集解

桉鄭君以公羊稱弟說穀梁集解駁之是也春秋大夫小

惡不日大惡不卒翬與弒不卒仲遂卒傳曰此不卒者也
得臣卒不日首公子遂也莊不卒大夫此卒公子牙不卒
者也不言刺非殺也未弒而殺其惡未成春秋成美不成
惡故不主牙也日之如正卒季子不暴其罪以藥飲之如
以疾卒日以成季子之志也

莊公篇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

何曰卽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邪

莊公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爲信至此日以爲美義相反也

釋曰柯之盟因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以

來至此葵邱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
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僖九年集解
桉春秋無達例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葵邱之會束牲載
書而不插血與穀梁同則穀梁是也公羊以日爲危從以
後不盟起義穀梁以兆爲兵車而此會以衣裳閒在兵車
四會之中故特美之亦以衰而特著其美何如此之駁不
言義例而但据文句闕啖趙偎薄之習有失傳經鄭重之
道好辨之過也
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何日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

物苦不雨也疏如穀梁說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

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故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僖十一年集解

案雩事後行止不見於經故得雨乃舉此傳意也公羊以

雩爲重旱爲不雩大旱爲大不雩乎雩而雨與雩而不雨

將無分乎二傳皆重雩穀梁以爲重求公羊以爲善應變

雩非雜事不因雩而善之

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何曰桉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

葵邱卽散何以美之邪于義穀梁爲短

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

邱九月戊辰盟于葵邱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

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舊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

諸侯城緣陵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邱之事安得以難此僖十四年集解

桉葵邱不足難鄭釋是也城言諸侯傳曰散辭者卽公羊所謂離至不可得而序故總言之曰諸侯聚辭也陽穀偏至言齊宋江黃餘會皆序不序而曰諸侯知散也葵邱盟言諸侯中無閒事故凡目之此有閒事而不舉非葵邱舉凡比也

戰不言伐客不言及惡宋也

何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於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

惡宋也卽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善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也略之也則自相反矣

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衞人及齊人戰衞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興霸事而伐喪于義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卽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邪秦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略其先後僖十八年集解

桉春秋惡戰主客大小同則主得及客從以內及外以尊

及卑之例則言及者外之卑之也此以宋及齊者非內尊宋也齊在喪而宋伐之兵事由宋起齊不得已應之言宋首兵惡伐喪之罪乃顯何据公羊以相難鄭說非傳意也

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衞所以救齊也

何曰卽伐衞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爲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衞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于義穀梁爲短

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衞爲其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

何異同上

桉言伐楚則救江不明言伐衞則救齊明故不言也中國

未有言伐楚者爲救乃言伐狄不言伐言伐亦爲救文

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何曰春秋以執之爲罪不以釋之爲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

也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

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志何也

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

與公羊義無違錯僖二十一年集解

桉專釋則必先專執主楚釋則起楚執故不言楚釋爲辟

執文非以論釋執功罪輕重傳意本同公羊拼彼難此誤
矣
則衆敗而身傷焉
何曰卽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
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于師也卽成十六年是二十
二年虛言也卽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
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與
手足有破斷者乃爲敗矣今宋襄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
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敗衆敗身傷焉
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僖二十二年集解

按中國夷狄異辭中國傷夷狄可言楚子是也夷狄傷中國不可言宋公是也其曰射目曰身傷皆師說非由經例推得之

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

何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公羊以爲不書葬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

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旣期矣

嘗觀敵爲兵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王之功徒言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僖二十三年集解

按公羊主守正穀梁主達變言各一端仁智殊趣如必守正則祭仲廢君之事不愈加于襄之量敵哉宋襄公羊美之穀梁惡之公羊五伯故美之穀梁二伯故惡之各持一解不必强同也

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何曰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

釋曰宋之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隱去即位以見讓莊去即位爲繼弒是復可以比例非之乎僖二十五年集解

按春秋無達例各就本條立說二傳所同不能據此以難彼公羊以曹不名爲衆以宋不名爲內娶不以曹通于宋也何駁假薄執此以難公羊又何以通或以春秋不應曲顧私親不知素王之義得顧私親穀梁故宋有二義在國

則主王後在大夫則主先祖不如公羊但主王後也

蓋納頓子者陳也

何曰休以爲郎陳納之當舉陳何以不言陳

釋曰納頓子固宜爲楚也穀梁子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云蓋陳也同上年疏

按舉陳則其文間斷不見爲一事伐陳以納頓子納頓者陳所以使陳納頓者楚與伐楚救江同文不可復舉晉也

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何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

釋曰時晉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據而當貶之耶僖二十七年集解

桉楚初會諸侯故人之春秋有三世三言之例終始早晚異辭以昭事難僖世非也鄭不据三世言之乃虛以美惡爲言非傳意也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何曰大夫無遂事桉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

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於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

使若公子遂自往然郎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于此乎僖三十年集解

桉此大夫初如晉也京師在晉南如晉當過京師若公子遂如晉而不先言如京師過而不聘是叛周而京師晉也故先言京師以及晉與公伐秦先言如京師同皆先言京師實非如京師文如京師耳何駁以遂爲非公命非也春秋兼使無尊卑則兩出其事如如陳如晉是也有尊卑則不得兩出以尊遂乎卑如如京師遂如晉是也此由尊及卑之遂非繼事之遂不關大夫專命也如遂盟遂入則專

命之遂矣

僖公篇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柰何茅茨盡矣

何曰螽猶衆也死而墜者衆象宋羣臣相殘害也葢由三世
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
矣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與讖違是爲短

釋曰穀梁意亦以宋德薄後將有禍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
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于讖何錯之有乎（文三年疏）

桉公羊以爲死螽主異穀梁以爲生螽主災不必舍傳求
合于讖讖不一家有主穀梁說者（如泓戰譏宋襄失機之類）不能据以

駁公羊鄭君求合于譏亦以爲隆地而死又何茅茨皆盡乎用公羊說以解穀梁非也穀梁蓋謂禽多如雨故曰茅茨皆盡

合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

何据隱元年公羊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以爲禮尊不含卑不言來者本不言來故不責其晚于義穀梁爲短

釋曰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一作襚則次之賵爲後餘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襚之賵之其諸侯相施於一作如天子於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

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文五年疏

核公羊以不言來爲正例穀梁以言來爲正例天王使惟
此不言來餘皆言來則公羊以不言來爲正于義爲短鄭
以三月含爲譏非傳意使不兼使三月含不譏兼使雖旬
日含亦譏此明禮不兼使耳意不主早晚也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何曰近上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
三年中言官義相違

釋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
耳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

道之甚故稱官以見輕慢也 文八年 集解

桉傳例大夫不名無君也君卒新君未定則大夫不名蓋盟傳曰無君是也今傳曰無君之辭者有君如無君所以譏宋失權于鮑也蓋以實無君起此爲無君辭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何曰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矣何以言來

釋曰秦自敗于殽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加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也 文五年 集解

桉不周事謂二事一使心不在是與不及事不同不責早

晩秦人雖晩心在于來故不去來也何鄭皆不知周字義

誤以不及解之

文公篇

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何曰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

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

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柰不勝敵耳華元有賢

行得眾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

非變文如何 宣二年集解

按傳以晉侯獲不言敗績比也韓之戰不敗而獲此敗而

獲明未失民力不足耳所以辟羊斟之事也

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何曰氏者譏世卿也卽稱氏爲舉族而出尹氏卒甯可復以爲舉族死乎

釋曰云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今出奔旣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喬若其舉族盡去之爾集解宣十年

桉劉氏說穀梁譏世卿許君異義引穀梁說譏世卿則譏世卿公穀同也世卿則宗族強大不世卿則無強族之禍

故傳舉族言之此非崔杼也後有崔杼之禍使齊如舉族
逐之則不復世卿之禍與公羊同爲譏世卿凡傳言之辭
者實不如此而虛加其辭如無君之辭是也實無君者但
曰無君

宣公篇

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
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

何曰君子不求備于一人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
專大功也

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

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襄十九年疏

桉春秋決嫌明疑常於嫌得者見不得句唯合善乃責之以見義善不可專君命愈尊不得以求備責之公羊有危事則得專命此非危事人臣之義例歸美于君

專之去合乎春秋

何曰甯喜本弒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

釋曰甯喜雖弒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於已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

渭南嚴氏孝

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嫌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襄二十七年集解

桉春秋貴信專有信者也美之以明貴信不責餘事公羊以權許祭仲義亦如此傳曰專爲喜徒責其從惡曰去合春秋唯取一節所謂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凡目春秋者皆非常瓶義不可以一端解之

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何曰蔡世子班弒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何以反書日邪

釋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

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君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 襄三十年疏

桉奪政當作奪正諸侯正日蔡侯不日是奪其父之正也商臣夷狄日特謹之中國弒則從夷狄常例不日傳曰夷狄不日日少進也是也

襄公篇

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

何曰卽不與楚殺當貶楚爾何故反貶蔡世子邪

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啟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殺蔡國二君

以取其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然（昭十一年集解）

按稱世子如君未死故傳曰不與楚殺非貶而稱世子也

未踰年稱世子猶若在其君之年故曰不與楚殺

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何曰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

釋曰晉不見因會以殺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狄之大重晉爲厥慭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焉（昭十二年集解）

桉春秋二伯與夷狄交伐以求諸侯不讓晉自六卿强志不在諸侯臣下伐國以自封殖非伯討矣晉卿六伐鮮虞獨此狄者疾始也下不狄者一見不再見也

昭公篇

墮猶取也

何曰當言取不言墮墮實壞耳無取于訓詁

釋曰陪臣專强違背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之故云墮墮猶取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郈永屬己若更取地于他然 定十二年 楊疏補之

桉但言墮則與毀泉臺同傳故言猶取謂其邑不墮則屬

於陪臣隨乃歸於公室如取外邑然

定公篇

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何曰卻不使陽生以荼爲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

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荼謂書陳乞弒君爾荼與小白其事相似荼弒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弒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荼也義適互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

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哀六年 集解

桉春秋重命陽生無父命雖得立春秋以爲嫌所以申父命也陽生正荼不正乞主弒所以重天倫明荼不宜立也二者皆不宜立當如夷齊故事春秋常于嫌得者見不得故並見譏文兩示其義去公子也陽生小白同不宜立小白失天倫陽生無父命事異辭同明當同法治之

哀公篇

渭南嚴氏孝

起起穀梁癈疾跋

班固云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于外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穀梁經例完粹遠過公羊內合禮經外無激論所謂百脈冲和至人無病者也何氏入主出奴好甘忌苦自安贅肬乃强駝背施箴砭于平人希要功于肉骨眞所謂以瘉爲劇以死爲生者矣鄭君未諳尺寸不解和齊厭庸醫之張皇乃檢方而獻技以熱益熱以寒增寒于是血脈賁亂關節枯落矣竊以苟欲制方務先審病經絡通利則不需桉摩藥石誤投則

渭南嚴氏孝

反如鴆毒且血氣周流自能已疾故養病之要自理天和況乎無因徒加刀石乎然而方證具列傳習已久苟不明白恐或庸愚倘其不達而嘗則必求生反死吾友季平穀梁古義全書已成乃於餘暇備列何鄭原文而加之論辨作起起癈疾一卷乙酉仲春謀刋其古義季平謙而未遑因舉此冊以相授校付梓人旬日而就九鼎一臠斯世當不無知味者

光緒乙酉中秋月姻愚弟蕭藩西屏因刋畢略誌其顛末于此